

我们不懂。

爱着的时候，不懂得恋慕也可以残忍；
离开的时候，不懂得回忆会如影随形；
失去的时候，不懂得如何争取与挽留；
拥有的时候，不懂得瞬间就将一无所有。

张曼娟 著

时光词场

张曼娟新经典 时光词场 张曼娟新经典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张曼娟著

时光词场



张曼娟新经典

时光词场

张曼娟新经典

张曼娟文集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词场 / 张曼娟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6

(张曼娟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400-4

I. 时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3229 号

© 本著作由作者张曼娟直接授权出版

责任编辑: 张 懿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张红霞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4.25 8 插页

字 数 11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人生的秘密，
时光的秘密。

依然在路上（总序）

我在大学的课堂让学生们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有个陌生而充满热情的男生举起手，不吐不快的神情，我请他说说他的想法，这才发现，他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交换学生，特意来旁听我的课。看着那欢快的神态，听着那雀跃的语气，我不禁想起，过去这些年来，寻找到我的教室里，或是敲开我的研究室的那些，渡海而来的大陆读者。

“你的作品启发并安慰了我，只是，要在大陆找到你的新作品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还得等多久呢？”我常在个人网页上看见简体字留言，令我感动，也觉得愧疚。曾经被启发或安慰过，便这样深深地记忆着，哪怕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同的人。虽然要找新的作品这么不容易，却还是没有放弃，依然殷切地期盼并等待着。看来读者确实是仁慈的，不负责任的人是我呢。

这一次授权花城出版社印行的六部作品，《人间好时节》是未在大陆出版过的新书，与《爱情，诗流域》、《时光词场》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系列，可以看出我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结合的感受和创新。许多把古典诗词视为畏途的孩子，也爱上了这种优雅含蓄而又余韵无穷的情感表现。许多忙碌奔波的成年人，也愿意抽出一段时间，读一首诗或一阕词，验证自己的遭遇和经历，发觉自己从不是孤独的，那些道路早有人走过，并留下痕迹。



《不说话，只作伴》与《黄鱼听雷》也是从未授权出版过的简体版新书。《不说话，只作伴》原本的设定是女人对世界与情感的观照，有些慧黠与豁达，也有坚持与细腻，没想到许多男性读者告诉我，他们很爱这本书，喜欢那种对自己说话，与自己作伴的感觉。至于《黄鱼听雷》，则是我的饮食与成长经验，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状况，与他从小的饮食方式绝对有关。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来自黄河流域，他们的味蕾犹存着中原的烟尘风沙，因此，诞生在南方岛屿的我，便在南北结合中书写自己的饮膳手札。至于短篇小说集《笑拈梅花》，也是头一次以完整的方式整本出版，可以见出青春年代的我对于文学与感情的信仰。

每次看见大陆读者的询问，我总是惆怅无言。其实，在梦中有时会梦见自己置身在广州或是上海，北京或是武汉，仿佛是十年前去宣传新书的场景，在书店或者校园里，读者依旧热情温柔注视着我：“这些年来，你都在做什么呢？”我有些腼腆，非常认真而真诚地说：“我还在书写的道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，但，我依然在路上。”

如果从这样的梦中醒来，总令我感到幸福。

張曼娟

目录 Contents

醒来，自雨中（自序）	001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片 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

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	005
--------------	-----

等闲妨了绣功夫，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。	01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。	019
--------------	-----

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	026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瘦应缘此瘦，羞亦为郎羞。	033
--------------	-----

娇痴不怕人猜，和衣睡倒人怀。	04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第二片 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。
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 051

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 058

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 065

细看诸处好，人人道：柳腰身。 072

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，不似旧家时。 079

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 086
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 093

第三片 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

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 105

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夜补衣。 112

欢然处，有膝前儿女，几上诗书。 119

不洒世间儿女泪，难堪亲友中年别。 126

世路如今已惯，此心到处悠然。 133



醒来，自雨中（自序）

常常，当我自雨中醒来，都会有一种跋涉之后终于可以休憩的适意感觉。究竟在我睡眠时去过哪些地方呢？遇过什么人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都记不起来。但，精神上确有一种充实饱足之感，使我相信自己必定经历了一些事，在绵绵不断的雨声里。或许雨是知道的，它淅沥沥地反复诉说着的，会不会就是我们梦中的经历？只是我们没听懂。

我们不懂。爱着的时候，不懂得恋慕也可以残忍；离开的时候，不懂得回忆会如影随形；失去的时候，不懂得如何争取与挽留；拥有的时候，不懂得瞬间就将一无所有。

我后来读到蒋捷的那阕词《虞美人》，描写的是听雨的心境：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

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。

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

悲欢离合总无凭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



少年的欢乐无忧，壮年的飘泊流浪，老年的闲淡了悟，这就是人生了。那雨是恒久的背景，永不离弃的陪伴，也是知晓一切秘密的。

人生的秘密，时光的秘密。

在翻阅着我最爱的那些词的时候，昔日坐在课堂上看着教授讲解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，那时我蓄着乌亮的长发，喜欢一边编辫子一边背小令，两条辫子垂挂胸前的同时，一阕小令也牢记心间了。然后，是此刻的哀乐中年，我站在少年与老年的隘口，静静地听雨声。并且想象着自己年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要蓄留雪白的长发，也许仍可以一边编辫子一边背小令，或许还可以帮李清照斟茶，与苏东坡下棋，看辛弃疾练剑。

这样的写作，开启了我的另一条生命道途，一手挽住古代，一手牵引现在，感觉到雨一般的温柔，雨一般的力量。【藏诗卷】第一辑是《爱情，诗流域》，在创作方向上是一个创新，我们尝试着，并且寻找更好的可能。一年之后，我们完成了《时光词场》，题材扩大了，故事更丰富了，形式也更新了。

新的一百年开启之际，我从雨中醒来，有一种跋涉长途之后的心满意足，于是，我将这些经历缓缓写下来。如果其中也有你的心情，请不要惊奇，你知道，雨水啊，知晓着时光中所有的秘密。

第一片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
红烛昏罗帐。



- 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
- 等闲妨了绣功夫，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。
- 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。
- 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
- 瘦应缘此瘦，羞亦为郎羞。
- 娇痴不怕人猜，和衣睡倒人怀。

记得绿罗裙， 处处怜芳草。

她蓄起长发，
开设一家又一家
绿色招牌的“鹦鹉槟榔摊”，
她成为槟榔西施，
以半裸的身体，
悬赏今生的恋人。

她是槟榔西施中，名声相当响亮的一位。吹弹可破的冰肌玉肤，垂瀑似的乌亮长发，骄人的身材，看不出年龄的脸蛋。低胸的紧身上衣，短得令人心惊胆跳的裙子。她坐在最外面的座位，机车或轿车经过时，她无精打采地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。每当有货车靠近，她便立即弹跳起来，整张脸焕发光彩，抓起一包槟榔就冲过去。然后，眉压着眼，拖着无力的脚步踱回来，脸色灰败，忽然显得老。

每个摊子大约呆三个月，她便转去另一个，从来没有人埋怨她不敬业，也没人指责她对某些顾客的冷漠。因为，据说，



这些槟榔摊都是她自己开的。

每当她坐着跷起腿，切开一粒新鲜的槟榔，那种特殊的香气，便使她回到过往，有一些往事，她总记得牢牢的，永远也不会忘。

就像与“大学生”初遇的夏天，她和母亲刚刚从日本回到台湾来，她忽然发现做生意的父亲，许多人口中敬畏的“明爷”，原来是黑帮老大。她的许多少女的梦幻都纷纷毁灭了；她觉得自己一定会亲眼看见父亲横死街头；她觉得自己一定会在婚礼中被枪杀；她知道这一生是不可能获得幸福了，这想法令她悲哀，也让她自暴自弃。父亲找了帮中一位优秀的大学生来当她的家教，那人是帮中培养的文职新生代，法律系高材生，干净秀雅的仪表，和她所见到的其他人完全不同。

他被引到她面前时，正是溽暑的午后，她在祖母房外宽阔的阳台上逗弄那几只鹦鹉，阳台顶上的风扇嗡嗡旋转着，她让他站在那儿，捧着一盅葵瓜子，她一边嗑着，一边喂鹦鹉，并不理睬他。她刚削得薄短的发丝可可贴着头颅，穿了一袭新裁的纱质粉绿色短洋装，衣裳让风吹得不住飘飞。大学生注视着她，忽然微微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你的衣服和鹦鹉的很配。”

她忽然生气了，抿着嘴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挑衅地：“我倒觉得你和这里很不配，他们都是刀头舔血的，我看，你连刀都举不起来吧？”

他们是这样开始的。暑假里，他们一起去了许多地方，除了祖母以外，和她最谈得来的就是大学生，他的机车骑得飞快，有时穿过雷雨的黑夜，冰凉的雨水刷洗她裸露的双腿，她兴奋得又叫又笑。有好几次他几乎就要吻她了，她像尾鱼似的滑溜开。有一次，她洗过头正在吹风，他来找她，便接下风筒替她吹干，他的洁长的手指穿梭在她细细的黑发里，像一次缠绵的按摩，她不大敢动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地。“如果你留长头发，一定很好看。”他并不很刻意的说。

她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动，祖母去世了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她一点准备也没有。母亲决定将祖母的鹦鹉全部放生，不理睬她的哀求，看着几只鹦鹉硕大的身子，颠扑着翅膀怎么也飞不高，她终于明白母亲有多恨祖母。那天黄昏，她在离家不远处看见被车碾毙的绿色鹦鹉，忍不住哭起来，跑去大学生的住处等他回来。天很冷，他总不回来，她却不愿离开，那一夜除了他，她再没有地方可以投奔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从计程车上下来，身上都是伤，她扑上去抱住他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苦笑着：“我现在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，也许你喜欢这样的我。”他们在寒夜里拥吻，唇里有血腥的咸味。

帮中最大的一次风暴发生了，父亲被卷进去，入了牢，好几个帮里人出面顶罪，也包括大学生。“先把明爷救出去，他会想办法将我们弄出去的。”大学生一直安慰她，他问她：“你会不会等我？会不会？”她点头，哭得肝肠寸断。父亲还没出来，母亲与帮中兄弟私奔了，带走许多财产，她才知道原来



母亲这样恨父亲。父亲病了好长一段日子，不再信任任何人，甚至觉得那些在牢里的本来就有罪，和他没啥关系。她后来嫁了财主的儿子，他们答应会让大学生脱罪出狱，却没有实践约定。父亲并没有横死街头，她也没有在婚礼上被枪杀，只是真的没有获得幸福。大学生出狱后脱帮远走，她也在多年后独立生活，她知道自己违背了爱的信誓，他不会再来找她，除非她找到他。

她听见他的最后消息是开货车，穿梭于省道上，于是，她蓄起长发，开设一家又一家绿色招牌的“鹦鹉槟榔摊”，她成为槟榔西施，以半裸的身体，悬赏今生的恋人。

直到她消失后的许多年，这故事仍沸沸扬扬地传说着。说那是一个台风夜，她忽然不要命的，发狂似的攀上一辆货柜车的车门，纵使车子已经开动了。她披在身上的黑色薄长衫像挣扎的蝙蝠，险象环生，旁观的人都惊呼起来。车子终于煞住，车门打开，一只粗壮的手臂伸出来，将她攫进去。

看见的人也都听见，她骄态狂放的笑声，闪亮在深夜。